

陌生人

[美] 哈兰·科本 著
朴逸 译

THE
STRANGER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陌生人



THE STRANGER

[美] 哈兰·科本 著

朴逸 译



哈尔滨出版社
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黑版贸审字08-2015-0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人 / (美) 科本著; 朴逸译. — 哈尔滨:
哈尔滨出版社, 2016.1

(哈兰·科本畅销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484-2392-8

I. ①陌… II. ①科… ②朴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7487号

The Stranger

Copyright©2015 by Harlan Coben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: 陌生人

作 者: [美]哈兰·科本 著 朴 逸 译

责任编辑: 路 嵩 张贺然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封面设计: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
版式设计: 麦田图书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2.25 字数: 273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2392-8

定 价: 38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1

陌生人并没有当场就把亚当的全部生活击得粉碎。

亚当·普莱斯事后是这么告诉自己的。其实这不过是个谎言。不知怎么，亚当登时就意识到，从对方说出的第一句话中就意识到，他作为婚后育有两个孩子的城郊爸爸所享有的称心如意的生活，从此将发生彻底改变。乍听起来，那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语，但是它的语调里透出的某种会意甚至可以说是关切，使得亚当明白一切都将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“你不必非得和她一起生活。”陌生人说。

这里是新泽西州雪松城的退伍军人协会俱乐部。雪松城里住着许多对冲基金经理人、银行家和其他各类的“金融英才”。他们喜欢来退伍军人协会俱乐部喝啤酒。因为这里只能算是个低端休闲场所，然而环境却颇为舒适。他们来这里是想证明自己是接地气、讲传统的社会中坚人士，就像他们有时驾驶道奇公羊商务车一样。实际上，他们根本都是些伪精英。

亚当站在黏腻的吧台旁。他的身后挂着投掷飞镖的标靶。酒吧里闪烁着米勒淡啤的霓虹灯广告，可是亚当右手攥着的却是一瓶百威。他转向悄悄接近自己的那个男人。尽管亚当心中清楚，可

是仍然问道：“你是在同我说话吗？”

这个人比酒吧的大多数爸爸们要年轻，也更瘦，几乎可以说是憔悴。一双大大的、锐利的蓝眼睛。胳膊苍白细弱，短袖下面露出一块刺青。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。看起来他不是个嬉皮士，倒是隐约散发着一股书呆子气，像是个终日不见阳光、埋头于技术实验室的家伙。

那双锐利的蓝眼睛郑重地盯着亚当，使得亚当不禁想扭过脸去。“她对你说过她怀孕了，对不对？”

亚当感到自己的手不由地攥紧了啤酒瓶。

“科琳告诉你她怀孕了，所以你没有离开她。”

亚当感觉胸口里突然拧动了某种开关，就像是电影里有人启动了炸弹的计时器，它开始嘀嗒、嘀嗒、嘀嗒、嘀嗒。

“我认识你吗？”亚当问道。

“她对你说她怀孕了，”陌生人继续说道，“我说的是科琳。她告诉你她怀了孕，后来又说流产了。”

退伍军人俱乐部此刻挤满了关心体育的城郊爸爸们。他们穿着七分袖的棒球衫和松松垮垮的短裤或是高腰牛仔裤，其中的许多人还戴着棒球帽。今晚这里要在男孩子当中选拔四年级、五年级和六年级的长曲棍球队选手，并确定参加巡回赛代表队的队员。亚当觉得，如果有人想研究 A 型行为方式的生成环境，可以观察一下为自己的孩子入选球队而来到这里的这些家长们。Discovery（发现）频道应该把这个过程拍成纪实片。

“于是你认为你有义务不离开她，我说得对吗？”那人问道。

“我不明白你究竟是——”

“她撒了谎，亚当。”这个年轻人的话语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



量。这不仅是由于他似乎知道一些确凿的情况,而且听他的语气好像是在真诚地为亚当的利益而考虑。

“科琳编出了这一切。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”

听着他的话,亚当像是挨了一记又一记的重拳,头晕目眩,茫然失措,浑身发抖,如同一个挣扎着站起身等待强制性数8的拳击手。亚当想对这个肆意诽谤他妻子的家伙进行回击,揪住他的衬衫,把他抛到房间的另一头去。出于两个原因,亚当没有这样做。

一是挨了重拳般的强烈晕眩,大大削弱了他的反抗能力。

二是这个人对他说话的样子,他的不容置疑的语气,他的令人信服的声音,让亚当不禁认为最聪明的选择是听他说下去。

“你是谁?”亚当问道。

“这有什么关系吗?”

“是的,有关系。”

“我是个陌生人,”那人说道,“一个掌握着重要信息的陌生人。亚当,她欺骗了你。科琳根本就没有怀孕,那只是她为了拴住你要的一个花招儿。”

亚当摇了摇头。他奋力挣扎,试图保持自己的理智和冷静。
“我见过孕检结果。”

“假的。”

“我见过超声检查报告。”

“也是假的。”他扬起一只手止住亚当继续说下去。“是的,超声波检查也是假的。也许我应该说,她隆起的肚子也是假的。从科琳说她怀了孩子开始,你从没见过她裸体的样子,对吧?她是怎么说的,声称自己到了夜间就不大舒服?这样一来你就没法同她做



爱了。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用这类借口。于是，当她出现了小产后，你就会回顾整个过程，想到从怀孕那天起她就是多么的不容易。”

大厅的另一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声音：“好了，伙计们，再拿起一瓶新鲜的啤酒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这个声音来自长曲棍球协会主席特里普·埃文斯。他曾经做过麦迪逊大道一家广告公司的主管，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。其他爸爸们取来铝制折叠椅，就是人们在孩子的学校音乐会上坐的那种椅子，将它们在大厅里摆成了一圈。特里普·埃文斯注意到了亚当十分苍白的脸色，关心地皱了皱眉头。亚当朝他挥了挥手，又转回身面对那个陌生人。

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可以把我视为你的救助者，或者是帮助你逃出牢笼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你满嘴胡说八道。”

人们几乎全部中止了交谈。嘈杂声消失了，只有椅子腿擦刮地面的声音在大厅发出回响。这些爸爸都用一副临战的神情关注着即将开始的选拔。亚当讨厌这种事情。他甚至不需要来这里，本来这是科琳的事。她是长曲棍球协会董事会的会计。她的学校更改了在大西洋城召开教师年会的时间。因此，尽管对于雪松城的长曲棍球运动而言，今天的选拔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件——事实上它也是科琳活跃于这个协会的主要原因——亚当却不得不代替她前来参加选拔。

“你应该感谢我。”那人说。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

那人第一次露出了微笑。亚当无法不去注意到,这是一种善意的、为人疗伤的微笑,是一个相信自己做着正确事情的人才会发出的微笑。

“你自由了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你是个骗子。”

“你心里明白,是不是,亚当?”

特里普·埃文斯在大厅另一头喊道:“亚当?”

亚当转身朝向他们。除了他和陌生人以外,所有的人都已坐在了椅子上。

“我必须离开了,”陌生人低语道,“不过如果你真的需要证据的话,就查查你的维萨卡。看看付给创新力公司的账单。”

“等等——”

“还有一件事,”那人凑过身来,“如果我是你的话,我也许会对你的两个儿子做个 DNA 测试。”

嘀嗒,嘀嗒,嘀嗒……轰隆。“什么?”

“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,但是既然一个女人能够撒这么大的谎,你最好不要以为这是她的第一次欺骗。”

就在亚当由于他最后的一击而再次陷入眩晕的时候,陌生人急匆匆地朝门口走去。

2

亚当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急忙朝陌生人追过去。

太晚了。

陌生人跨进了一辆灰色本田雅阁的副驾驶一侧。汽车开动了。亚当跑上前去，恍惚觉得看到了车牌，然而他能肯定的只是，它是本地即新泽西州的牌照。车拐向出口时，亚当又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。

开车的是个女人。

她很年轻，一头长长的金发。路灯照到她的脸庞时，亚当发现她正在望着自己。两人的目光片刻间相遇在一起。她的神情中透出一种关切，一种同情。

是对他流露的。

车开走了。有人喊他。亚当转身走进了大厅。

先选拔的是各年级的球队。

亚当想认真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可是所有的声音都模糊不清，像是从关着门的淋浴间里传出来似的。科琳的周密准备使亚当的任务变得很简单。她已经给参加六年级球队选拔的每个孩子排

出了顺序,亚当只要根据她的名单发表意见就行了。最关键的是——他出席这个场合的真实原因在于——他们要确保正在读六年级的瑞恩选进全明星巡回赛球队。他们的大儿子托马斯现在是高中二年级学生。在他像瑞恩这么大的时候,就没能加入全明星队。因为,至少科琳这么认为而且亚当也倾向于同意她的看法,他们作为父母对这方面的事情参与得远远不够。今晚的爸爸们大多都是为自己的孩子来到了这里,而不是由于他们多么热爱这项运动。

包括亚当。很可悲,然而的确如此。

亚当尽力想忘掉刚刚听到的那些话——那个家伙究竟算老几——但是他做不到。他盯着科琳作为一个“星探”给他提供的这份名单,可是视线却十分模糊。他的妻子做事极有条理,几乎是过于挑剔。她在名单上把那些孩子从优到差逐一排了下来。每当其中一个孩子选进了球队,亚当就机械地用笔把他的名字划掉。他品评着妻子堪称完美的草书字体,几乎就像是他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钉在黑板上的字母书写字帖。这就是科琳。她是那种进入考场后嘟囔着担心不及格,却总是第一个交卷,而且成绩总是 A 的姑娘。她聪明、进取、漂亮,而且……

是个骗子?

“接下来让我们选出参加巡回赛的球队选手吧,伙计们。”特里普说。

椅子腿蹭在地面上的声音又开始在大厅回响。尽管仍然像是在云里雾中,亚当还是挤到了有权确定 A 队和 B 队入选球员的那四个人身旁。这才是最关键的部分。其他球队只能参加本城的比赛,只有由最好的球员组成的 A 队和 B 队才能出去参加全州的巡

回锦标赛。

创新力公司。这个名字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？

巡回赛球队的主教练是鲍勃·贝米。但是亚当在心里总是称他为加斯顿，就是迪斯尼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里那个动漫角色。鲍勃是个大块头，始终露出一副只有在傻瓜脸上才会出现的欢快笑容。他是个粗俗、傲慢、愚蠢、卑劣的家伙。当他挺胸摆臂、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时，似乎总有那首歌在为他伴唱：“论聪明、论力气、论枪法，谁也比不上加斯顿……”

别再想它，亚当告诉自己。那个陌生人在耍你玩……

选拔巡回赛的队员需要花点时间。1分到10分，对每个孩子从持杆技术、速度、力量、带球过人能力等各个角度给出评分。这些分数加在一起除出一个综合得分。从理论上说，你接着要做的就是按照分数高低，将排在前十八名的男孩划入A队，再将接下来的十八名男孩划入B队，其他孩子就算落选了。很简单。不过前提在于，在座的每个爸爸都已经确保自己的儿子选进了某个高级的球队。

行啊，好的，这都没有问题了。

评分和选拔开始了，直到确定B队剩下的最后一名人选之前，进行得都很顺利。

“吉米·霍克应该入选。”加斯顿断言。这个鲍勃·贝米或者是加斯顿说出来的话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断然宣布一种结论，而不是说明自己的看法。

一位助理教练——亚当不知道他的名字——怯生生地说道：“但是杰克和洛根两个人的得分排在那个孩子的前面。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加斯顿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“可是我了解吉



米·霍克这个孩子。他球打得比那两个孩子都好,只是选拔赛上的表现不够理想。”他用拳头挡住嘴咳嗽了一下又说,“而且吉米这一年来很不容易。他的父母离婚了。我们应该破个例,让他加入球队。好吧,如果大家对此没有什么意见的话……”

加斯顿开始写下吉米的名字。

亚当听见自己说道:“我有意见。”

所有的眼睛都朝他看过来。

加斯顿冲着亚当仰起了多层的下巴。“你说什么?”

“我对这事儿有不同的看法,”亚当说,“杰克和洛根的评分更高。他们俩的分数谁在前面?”

“洛根。”又一位助理教练答道。

亚当扫视那份名单,看到了分数。“是这样,没错,所以选进球队的应该是洛根。这个孩子得分更高,排名更靠前。”

虽然没有发出声音,但是旁边的助理教练们肯定都是倒吸了一口气。加斯顿不习惯于别人的质疑。他向前探过身子,露出大门牙说:“没有冒犯的意思,不过你到这儿只是替你的妻子来旁听的。”

他说这话时略微流露的那种神情似乎在说,旁听者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人。

“你甚至连个助理教练都不是。”加斯顿又加了一句。

“这倒是真的,”亚当说,“可是我还识数,鲍勃。洛根的综合评分是 6.7 分,吉米只得了 6.4 分。即使是按照当今的新式数学,6.7 也高于 6.4。如果有需要的话,我可以给你画个线性图说明一下。”

加斯顿不去理会他的挖苦,说道:“不过我刚刚说过了,有一些值得考虑的因素。”

“父母离婚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

亚当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助理教练。这些助理教练突然都在脚下的地板上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东西。亚当说：“噢，那么你知道杰克或者洛根的家庭情况是怎样的吗？”

“我知道他们的父母都还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这么说，如今这也变成了我们选拔球员的标准？”亚当问道，“你的婚姻很幸福，对不对，加——”他差点没喊出加斯顿，“鲍勃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和梅兰妮。你们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一对儿，是不是？”

梅兰妮是个活泼的矮个子金发女人。她的眼睛眨个不停，就好像有人刚刚朝她脸上掴了一巴掌。加斯顿喜欢在公众场合触摸她的臀部，更多地倒不是为了表示爱意甚至是情欲，而是要表明她是自己的所有物。加斯顿靠回椅背，仔细斟酌着说道：“我们的婚姻不错，的确如此，不过——”

“噢耶，那就应该把你儿子的得分至少扣除一半，对不对？让你的小鲍勃降到，让我想想，6.3分吧。看看能不能进入B队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由于吉米的父母离异了就去提高他的分数，我们不是也应该由于你们的婚姻十分美满而给你儿子降分吗？”

另外一位助理教练问道：“亚当，你没事吧？”

亚当猛地朝那个声音转过头去，厉声回道：“我很好。”

加斯顿攥起了拳头，又松开，接着又攥了起来。

“科琳编出了这一切。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”

亚当遇上了加斯顿的目光便再不躲闪。出手吧，大块头，就在



今晚。亚当暗自说道。加斯顿是个喜欢炫耀自己肌肉的家伙。越过加斯顿的肩膀，亚当看得到特里普·埃文斯正在吃惊地望着他们。

“这里不是法庭，”加斯顿闪烁着牙齿说，“你不必来这一套。”

亚当已经有四个月没进法庭了，不过他没心思去强调这一点。他举起那份名单说：“测评的结果不是一个摆设，饱满。”

“我们这些人也同样不是摆设。”加斯顿捋着他的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说道，“我们是教练，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看着这些孩子长大。只有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。是我，作为主教练，来做出最后的决定。吉米练球很认真，这也十分重要。我们不是计算机。我们采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来选拔最值得培养的孩子。”他摊开大大的双手，试图让亚当信服他的说法，“而且我还得说，我们是在谈论 B 队要选拔的最后一个孩子，这真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对于洛根这可是件大事。”

“我是主教练，我就这么定了。”

选拔结束了，大家开始离去。亚当张嘴想再说点什么，不过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他无法赢得这场争论，而且他这么做究竟又为了什么？他甚至根本不认识那个洛根是谁。这不是别的，是那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造访使他心烦意乱的结果，他心里明白。亚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加斯顿问道。他下巴朝前伸得很长，很像是在邀请别人揍他一拳。

“瑞恩进了 A 队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亚当是为此而来的——如果需要，就站出来为儿子说话。已

经成了。别的都无所谓了。“睡个好觉,伙计们。”

亚当回到了酒吧一侧。他朝本城的警长伦恩·吉尔曼点了点头。此公喜欢在吧台后面办公,因为这有助于降低酒后驾车现象的发生率。伦恩也向亚当点点头,从吧台上滑过来一瓶啤酒。亚当用一种过分的热忱拧开了瓶盖。特里普·埃文斯走过来凑到亚当的身边。伦恩也给他滑过去一瓶百威。特里普举起酒同亚当碰了碰瓶子。两个人默默地喝酒,看着参加会议的人们陆续散去。大家互道再见。加斯顿用具有戏剧性的动作站了起来——他善于制造表演般的效果——同时瞥了亚当一眼。亚当举起瓶子朝他做了个干杯的姿势。加斯顿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大厅。

“这是示好?”特里普问道。

“我是个乐意同别人友好相处的家伙。”亚当说。

“你知道他是董事会的二把手,对不对?”

“我必须记住,下次见到他要单膝跪拜。”亚当说。

“我可是董事会的主席呀。”

“这么说我最好是戴上护膝垫。”

特里普点点头,对这样的谈话风格表示欣赏。“鲍勃目前遇到了不少麻烦。”

“鲍勃是个装腔作势的混蛋。”

“哦,是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还在这个主席的位置上待着吗?”

“方便你泡妞是吧?”

“噢,当然了。而且如果我辞职,鲍勃就会是第一个候选人了。”

“可怕。”亚当放下了啤酒瓶。“我可不想听了。”

“他失业了。”



“谁？”

“鲍勃。已经丢掉工作一年多了。”

“我为他难过，”亚当说，“不过那也不是他这么干的理由啊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而且，”特里普·埃文斯继续说道，“鲍勃正在请一位猎头帮助他找份工作——一位很有影响的、非常重要的猎头。”

亚当又放下了啤酒。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这位很有影响的猎头正在为鲍勃寻找新的工作。”

“是啊，你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而这位猎头的名字叫詹姆斯·霍克。”

亚当为之一怔。“是吉米·霍克的爸爸？”

特里普没有作声。

“怪不得他非要把那个孩子选入球队。”

“怎么着，你以为鲍勃真那么在意他父母离婚的事吗？”

亚当摇头说：“而你竟然对此听之任之？”

特里普耸耸肩。“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么纯粹无瑕的。你知道，父母关心自己孩子的运动成绩，嗯，就像是呵护幼崽的母狮子。有时候一个孩子入选球队，是因为他的家是住在隔壁的邻居。有时候孩子进球队，只是由于他有个在赛场上总是穿得十分招摇的漂亮妈妈……”

“你自己就是这么干的吧？”

“罪过。而有的时候，他们选中一个孩子，是由于孩子的爸爸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工作。这似乎比其他大多数理由都重要得多。”

“嗨，你是个很能挖苦人的广告商。”

特里普微笑道：“是啊，我明白。不过就像我们一直谈论的那样，为了保护家庭，天知道我们都会做出些什么？你从不去伤害别人，我也从不去伤害任何人。但是如果有人给你的家庭带来威胁，如果你是为了救出你的孩子……”

“我们就会不惜玩命？”

“看看你的周围吧，我的朋友。”特里普摊开了双臂说，“这座小城、这些学校、这些课程、这些孩子，还有他们的家——我有时候只是呆呆地坐在这里，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有多么幸运。我们正在实现着梦想，你懂得。”

亚当懂得，至少是在部分程度上。他由一个薪水微薄的公设律师转而去作报酬丰厚的土地征用律师，似乎也是为了实现这种梦想。他常常怀疑自己的转行是否真的值得。他说：“而那个叫洛根的孩子就得为此付出代价？”

“生活什么时候是公平的？你知道吗，我曾有一些客户，是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厂的。是啊，你能猜出它的名字。你读最近的报纸就会知道，他们竭力否认自己的汽车转向柱存在毛病。不少人由于事故而受伤，甚至死掉了。汽车厂的这些家伙都是很好的人，是正常的人。可是他们怎么竟然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他们怎么会为了多赚点利润不惜让人失去性命呢？”

亚当明白他正在把话题引向何处，特里普一直是个很不错的聊天同伴。“因为他们是一些腐败透顶的混蛋？”

特里普皱起眉头说：“你明白这不是事实。他们就像是不愿意承认香烟对人有害的烟草公司雇员。你能说他们都是魔鬼吗？或者说是像那些掩盖教堂丑闻的虔诚教徒？我说不好。还有那些